

## ◆月色濫濫怪異談

從那天開始，敏娜的生活裡再次出現了許智信的蹤跡。

他雖然不能進她的屋子，但只要一踏出家門，就會看見那道瘦長的身影出現在她周遭，與她維持一段距離，不遠不近地跟隨。黏稠的目光如影隨形，像是要把她拖進沼澤裡。

敏娜推測許智信無法入侵她住處的原因，是屋裡放著阿公特地請來的神像，然而她不可能一直待在家裡。

每次打開大門之前，敏娜都必須做好心理建設，有時候她會一眼就看到許智信，有時候不會。

但是在她鬆懈時，那道瘦長扭曲的黑影就會冷不防映入眼中，讓她

必須緊緊咬住下唇，才不至於發出恐懼的驚叫。

許智信總是對著她笑，歪斜的、愉悅的、甜蜜的笑。他在辦公室裡看著她，在電車上看著她，在樓梯間看著她。

敏娜必須無時無刻繃緊神經，她絕對不會讓對方看見自己崩潰的樣子。

時間一天天地過去，敏娜注意到手鐲上的黑汙又擴大了，而且許智信與她之間的距離是不是比之前更近了？

如果手鐲全黑的話，會發生什么事？光是這個念頭浮現，就讓敏娜打了個寒顫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。

她去宮廟找人收驚作法，但廟裡的師父卻對她搖搖頭，給出讓她發毛的回覆。

「妳已被他結下血契，被他血液所滲透，由於牽扯過深，神明無法

直接干涉了。」

結下血契是什麼意思？敏娜的大腦一片空白。

她沒有與許智信交往，更別說沾上對方的血，在被他像跟蹤狂纏上前，除了公事，與他最常有的交集就是……

敏娜回想起那時的許智信總是靦腆地端著泡好的咖啡給她，她以為那只是出於下屬對上司的好意，並沒有拒絕。

咖啡裡……加了什麼嗎？

血液滲透四字刺進腦海，強烈的反胃讓敏娜捂著嘴站起來，衝向廟裡的廁所，她對著馬桶乾嘔半晌，唾液混著胃酸被吐了出來。

敏娜神情陰鬱地用水漱了口，再次回到師父那邊，對上師父悲憫的眼神。

她指甲用力掐著掌心，忽略了持續盤踞在胸口的噁心感，以著冷靜

無比的語氣問道：「師父，有什麼解決辦法嗎？」

師父嘆了口氣，給予指點，「往南走，那裡說不定有妳的機緣，妳要好好掌握。」

南方。敏娜鬆開手，撫著那只銀中帶黑的細細手鐲，腦中迅速做出決斷。

阿公所在的老家就在南部，她必須回去一趟。

因為去許家弔唁而遭到許母攻擊的事被小茜義憤填膺地渲染出去了，敏娜利用老闆對她有愧的心態，再加上幾個專案的時程都快進入尾聲，順利地請到一個禮拜的假。

回老家前，敏娜事先聯絡阿公，告知自己想過去住一陣子，阿公自是一口應允；但沒想到出發的當天，她卻接到阿公的電話。

「小敏啊，歹勢啦，阿公忘記今天是老人會的旅行，等等遊覽車就要來接我了。鑰匙我放盆栽下，妳再自己拿，我後天就回來了。」

阿公的聲音充滿歉疚，敏娜不想影響他的行程跟遊興，溫聲回應：「我知道了，阿公你好好玩，記得多拍點照片給我看。」

「沒問題！」手機裡傳出砰砰的聲音，似乎是阿公刻意拍胸脯向她保證。

敏娜不由得笑了，她與阿公小聊一會兒後，就聽到阿公說車來了，以及行李箱輪子滾動的聲音，她連忙抓緊時間問出最後一個問題。

「阿公，神像還在嗎？」

「在喔。對對對，差點忘了，妳要記得幫我上早香跟晚香，還有啊，月圓的晚上不能去湖邊。」阿公鄭重交代道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會記得的。」聽到神像還在，敏娜不禁鬆了口氣，

她對著手機裡又說了幾句話才掛掉電話，前往火車站搭車。

阿公的家在南部鄉下的一座小村子裡，那裡有大片的稻田，周邊綿延著蒨鬱的山脈，必須先搭火車，再轉搭公車，最後徒步行十多分鐘才能抵達。

雖然天色蔚藍如洗，金燦燦的陽光灑落在田野上，但詩歌般的風景卻無法讓敏娜放鬆下來。不管是在火車上、公車上，她的眼角餘光都能瞥見那個漸漸退去黑色、露出部分形體樣貌的身影。

許智信一直跟著她。

從她的住處跟隨到這邊，注視她的目光黏膩且充滿喜悅，就彷彿在等著她手鐲被闖黑完全吞掉的那一天。

即使敏娜下了車，走在被金黃稻田夾裹的平坦道路上，許智信依然如影隨形，就像是她厭惡又無法割除的尾巴一樣地綴在身後。

敏娜緊抿著唇，命令自己別再回頭，加快腳步匆匆地往前走。陽光炙熱，晒得她直冒汗，汗水浸濕了背部衣服，白色的布料隱隱變得半透。

在大熱天下走了十分鐘後，敏娜終於看到一棟黑瓦紅磚的兩層樓建築物出現在視線裡，她鬆了口氣，步伐放得更大，三步併作兩步地來到屋子前。

鐵門是關起的，敏娜依照阿公的交代，抬起門旁的盆栽，從底下拿出串在一起的鑰匙。她先打開院子鐵門，再開啟裡面的大門。

然而敏娜並沒有立刻躲進屋裡，她強迫自己轉過身。

許智信就站在柏油路的對邊，金黃的稻穗在他身後搖曳，透著一股陰森氛圍。

但是敏娜卻忍不住笑了。

真好。她注意到許智信的唇角罕見地垂了下來，正用著焦灼憤憤的

眼神瞪視著，顯然阿公的屋子比她的住處更有保護作用。

進到屋裡關上門後，敏娜看向一樓客廳，記憶中的神龕依然在，莊嚴的神像安置在那。貢桌上擺著鮮花，香爐裡的線香已經燒完了，只有裊裊餘香繚繞。

敏娜雙手合十地對神像拜了三拜，走了幾步後，似是想到什麼，又折回神壇前。

她拿起桌上的紅笏捧在掌心裡，嘴裡喃喃低語，接著鬆開手，將笏往地上擲了三次。

她獲得了三個聖笏。

神明會保佑她一切順利的。

敏娜鬆了口氣，如釋重負地提著行李箱上樓。

二樓有兩間客房，一大一小，敏娜自然是選小的那間——大的通常

都是給她父母睡的——放好行李，敏娜看著窗外的藍天白雲，思索著自己接下來的行程。

是要繼續待在屋裡，還是去外面逛逛？當然，敏娜知道外出就一定  
會被許智信跟上，但要因為他而過得這麼彘心喪膽嗎？

敏娜低頭看著腕上的手鐲，銀色已經被汙黑吞噬了一半，時間上應該還足以撐到阿公回來。

鏡片後的眸子閃過堅定的光，敏娜決定好目的地。

她要去看看夢裡的湖。

敏娜忘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時不時會夢見老家的那座湖，月夜下的湖泊幽深又美麗，散發著一股神秘惑人的氛圍。

雖然阿公交代月圓的晚上不能去湖邊，但只要夜色降臨時先離開，

那就不需要擔心了吧。

但是，為什麼只有滿月之夜不能去湖邊？

敏娜想不出個所以然，決定等阿公回來再問個清楚。她將野餐墊跟麵包放在腳踏車前面的籃子裡，將車子從院子裡牽出來。

許智信還在，見著她離開屋子時，染著詭異濃黑的臉龐又漾起弧度了，視線像糾纏的藤蔓般纏了上來。

別看、別看，他還無法靠近的。敏娜專注地直視前方，踩下踏板，依著記憶中的路線慢悠悠地行駛。

陽光燙熱，但吹拂過來的風是涼的，敏娜凝視著前方綠意與金黃夾雜的開闊景色，放任自己放空一下大腦。

沒有工作，沒有許智信，什麼都不需要思考的感覺真好。

田間的道路平坦，稻子的香氣、青草與泥土的清新味道瀰漫在空氣裡，每一次呼吸都讓肺部感到舒暢快。隨著景色裡的林木漸漸多了起

來，風裡的濕潤感也在加重，如同在預告著目的地快要抵達了。

轉過幾個彎後，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座倒映著山色的寬廣湖泊，碧悠悠的水面閃動著絲絲金光，風一吹，圈圈漣漪便緩緩向四周擴散開來。

敏娜放慢車速，讓腳踏車一路往前滑，底下的鵝卵石雖然平滑，但還是磕得車身微微顛簸。直到距離淺水處約半公尺左右，她才停下車。

除了枝葉摩挲聲，整座湖安靜得好像只餘她的呼吸。

敏娜怔怔地看著這座睽違已久的湖泊，她記得幼年的自己總是喜歡騎車到這裡來玩水，模糊的記憶裡似乎還有誰……

嘩啦，驟然響起的水聲拉回敏娜沉浸在過去的思緒，一小簇水花在湖面上綻開又迅速消失。

是魚吧，敏娜不以為意地想，轉身想從腳踏車的籃子裡拿出東西時，卻愕然地睜大眸子。她甚至拿下眼鏡，揉了揉眼睛，只為了證明自己不

是眼花。

沒有，不管怎麼看都沒有看到許智信，那道混著濃黑的詭異身影不見了，彷彿一開始就不存在於這個地方。

「哈、哈哈……真的假的……」饒是一向冷靜自持的敏娜也不由得笑了出來，那是解脫般的鬆快笑聲。

平時就算沒有直接看到許智信，她也會感受到他黏膩纏人的視線，宛如水蛭附著在皮膚上，可是此時此刻，連被注視的感覺都消失了。

也許這座湖也有神明保佑，敏娜邊思忖邊打量四周，但沒有看到小廟或是石碑之類的東西。

雖然不清楚原因何在，不過可以額外獲得一個喘息放鬆的地方真的太好了。至少在這邊，她不需要再神經質地東張西望。

在阿公回來前，就當作是來度假吧。敏娜勾起唇角，將野餐墊鋪在

地上，與湖水只相隔了數十公分的距離。

她脫掉鞋襪，將其擺在一旁，赤著腳走進水中，底下布滿了大小不一、但被磨得圓滑的鵝卵石，走在上面像是在腳底按摩一樣。

敏娜的笑容一直停不下來，打從許智信的事件後，她很久沒有這麼放鬆了，就算只有自己一個人也很快樂。

她自得其樂地踢著水、潑著水，陽光在飛起的串串透明水珠上映出七彩斑斕的色彩。

玩到累了就回到岸上的野餐墊，邊看著靜謐湖水邊吃著帶來的麵包，時間不知不覺從指間流逝，原本高掛正中的日頭也在漸漸西移。

但敏娜還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，宜人的微風與溫暖的陽光令她昏昏欲睡，眼皮也重了起來。

她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好好放鬆了，在這邊睡個午覺應該沒關係

吧。

敏娜調好手機鬧鈴，將眼鏡與手機放至一旁，身子向野餐墊一倒，腳尖只要再往前一點點就會碰到湖水。

她閉上眼，耳邊依稀響起了嘩啦啦的細微水聲。

被睏意攫住的她沒有察覺那聲音越來越近。

或許是這陣子都沒有好好休息，身心過度緊繃，敏娜在湖邊一下子就睡著了。

她陷入一個古怪淫靡的夢。

夢裡暗幽幽的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只有潺潺水聲流動在耳邊，若有似無的水腥味瀰漫在空氣裡，帶來一股濕潤的氣息。

突如其來的黑暗讓敏娜心臟一跳，轉動著腦袋意圖張望，這才察覺

到布料摩挲著臉龐上半部。

原來不是她看不見，而是她的眼睛被一條布遮住了。

敏娜反射性想要拿下布條，讓視野恢復清明，但雙手忽地被人抓住，她被拉進一個溫暖的懷抱裡。

從對方散發出的清冽氣味，她認出那是只會在夢境中出現的白髮男人。

敏娜緊繃的身子頓地鬆懈下來，她摸黑地往前伸出手，指尖碰到了堅硬寬厚的胸膛。

男人沒有說話，只是低下頭用鼻尖蹭了蹭她的臉頰，彷彿小動物在朝主人撒嬌一樣。

一開始似乎只是天真無邪的碰觸，舌頭輕輕舔過敏娜的唇，如同品嚐美味的冰淇淋一樣；但是當敏娜被蹭得有些癢、有些想笑而張開雙唇

時，那條熱舌猝不及防地探進她的嘴裡。

溫柔的舉止彷彿不曾存在過，變得凶猛且充滿侵略性，纏裹住敏娜的軟舌不放，執拗地吸又了吸，好似要將她的靈魂也一併吸出，最好可以被她吞進肚裡，占為己有。

「呼唔……」過於強勢的親吻讓敏娜的腰肢一軟，她癱坐在地上，被男人健碩的兩隻手臂穩穩地托住，在什麼都看不見的情況下，其他感官的敏感度被放得更大了。

男人沉重的鼻息、她嘴裡被火熱舌頭攪弄出的淫猥水聲，騷動著她的所有神經。上頰和口腔黏膜都被仔細地舔過，彷彿有細密的電流竄過，酥酥麻麻，讓她情不自禁地滲出甜美的鼻音。

這聲音像是一條導火線，男人的吻越發貪婪熾熱，滑膩的舌頭肆無忌憚地在她嘴裡探索舔舐，沿著柔嫩的舌面一路往裡探去，彷彿連她的

喉嚨都想一併侵犯。

「咕唔……嗯嗯……」敏娜被吻得大腦暈乎乎的，難以思考，只能被動地承受男人的吻，她的舌頭隱隱發麻發熱。因為看不見，她覺得自己像是溺在了深潭裡，難以呼吸。

但是渡來氧氣的卻也是白髮男人，他將自己燙熱的吐息送進敏娜口中，再將她的津液當作代價，掠奪至自己嘴裡嚥下。

喉結上下滑動，彷彿在品嚐著珍饈美味。

「嗯啊……」敏娜神色迷離，雙頰泛出熱度，不只手指屈起，連腳趾頭也緊緊蜷了起來。小腹深處搔癢難耐，那股癢意蔓延至下身，似乎有根羽毛在敏感處撓呀撓的，讓她下意識地併攏雙腿摩擦。

男人似乎注意到敏娜的小動作，終於大發慈悲地結束這個讓她產生溺斃錯覺的深吻，厚舌退了出來，舔過她紅腫的唇瓣，沿著細緻的頸

項緩緩向下滑動。

「哈啊……」敏娜大口大口地喘著氣，心臟怦怦跳動，右手胡亂地摸索，抓到男人的一縷髮絲。這感覺就像是有錨勾住了她的心，讓她在黑暗中穩定下來。

男人的唇舌在敏娜的肌膚上拖曳出淫靡水痕，間或種出朵朵靡麗的紅梅。他往下再往下，大手扯開敏娜的釦子，將她的上衣連同胸罩整個往下拉，豐滿雪白的雙球頓地暴露在空氣裡，乳肉顫顫晃動。

「啊……等等！」敏娜嚇了一跳，一手揪緊男人的頭髮，一手想要擋住胸部，卻被男人摠住手，隨即一股濕熱與柔軟觸感襲來，布條下的眸子頓地瞪大。

男人目光灼熱，充滿嗜慾，迫不及待地將一只雪乳含進嘴裡大口吸吮，舌頭時而拍打著粉嫩的奶尖，時而纏住吸啜，彷彿裡面蘊藏著誘人

乳汁一般。

「嗯啊、哈啊……」敏娜的呻吟頓地流瀉而出，原先抓住男人頭髮的手也不自覺地放開了，改而抱住他的頭，主動挺起胸脯想獲得更多快感。

男人將乳暈連同乳尖都一併納入嘴裡盡情享用，另一邊的胸部也沒有被忽略，大掌將其包覆揉捏，白嫩的乳肉從指縫間溢了出來。

「嗯嗯……啊啊，這樣吸好舒服……」敏娜的呻吟像加了蜜與糖，甜得不可思議。

那聲音落進男人的耳裡，就像催情劑一般，讓他越發亢奮，咀嚼著尖挺的乳頭，將粉淡的櫻色化為淫靡的緋紅。

他來回用雙唇與修長手指愛撫兩團綿軟，瑩白的嫩肉上遍布著齒痕與吻痕，兩顆乳頭更是被吸得濕漉漉、紅豔豔，腫脹如熟透的莓果。

甘美的快感如浪潮般一波波地湧了上來，敏娜心甘情願地沉溺其中，她仰著脖子，抱住男人的頭，舒服得小穴也在一抽一抽。

那顆白色的腦袋繼續往下，綢緞般的髮絲從敏娜指間滑過，他吻著她平坦的腹部，舌尖在肚臍上打著轉。敏娜不知所措地哆嗦了下，腰骨卻竄出一股酥麻。

當他捲起敏娜的裙子，把臉埋進她的腿心時，滾燙的呼吸噴在內褲上，那股熱度透過輕薄的布料傳遞到敏感的花穴。

「嗯、啊……不行！不要碰那裡……啊！」敏娜反射性想併攏雙腿，但這個動作反而像是她捨不得男人離開，將其禁錮在自己腿間。

男人急不可耐地扯下敏娜的內褲，整張臉貼了上去，高挺的鼻尖頂到花蒂，像貪心的大狗一般嗅著那裡的甜馥氣味。

對男人而言，這股味道勾得他饑渴難耐，唾液不斷分泌，他忍不住伸出舌頭去撬開那如桃瓣的兩片花唇，舔著緊窄的肉縫。

「咿咿……」敏娜的呻吟驀地拔高發顫，白生生的大腿繃得死緊，下身彷彿有一股電流竄過，刺激得小穴裡酸酸麻麻，好似有什麼要噴湧而出。

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這樣的愉悅。

男人著迷地舔舐著散發出甜騷氣味的穴口，每舔一下，粉嫩嫩的尻肉就會輕顫一下，但他很快就不滿足只是在入口輕嘗，粗厚的舌頭擠進蜜穴裡，甜蜜的味道瞬間包裹住他的味蕾，讓他激動難耐地又吸又舔。

「啊啊啊……」敏娜抓著男人的頭髮，小穴舒服得像是要融化了。比起手指，舌頭的插入顯得更加親密，彷彿所有的界限都被打破。

男人的舌頭又熱又長，不斷輕輕敲打著嬌嫩的內壁，穴肉羞怯怯地收縮著，宛如為了回饋他般，淌出更多愛液。

被舌頭操弄的感覺太舒服了，猛烈的歡愉從腳底一路衝到頭頂，明

明是在黑暗中，但視野裡卻彷彿有絢爛的煙火綻開。

「啊、啊……一直舔的話，會很快就、去了……嗯噢噢……」敏娜舒服地扭著腰，不知不覺間已經變成了只渴望他撫慰、追求快樂的雌性。小穴濕答答的，讓她快要分不清穴裡的濕濡是來自他的唾液，還是自己流出的春水。

男人執著地用舌頭鑿著嫩乎乎的花徑，咕咚咕咚地吞下從深處流出的甜蜜汁水；同時粗糙的指腹也緊緊摠住陰蒂不放，那個小巧的部位被一番挑逗後立即充血腫脹。

內與外都被侵犯玩弄，敏娜淪陷在強勁的快感裡，臉頰通紅，鼻息急促。

「呼嗯……噢噢……」敏娜意亂情迷地發出呻吟，縮緊小穴，像是想要記住那根操得她欲仙欲死的舌頭形狀。

圈。

男人痴迷著吞吐濕嫩的蜜穴，舌頭戳刺、搗弄，旋轉著舔了甬道一圈。

「噢啊……好舒服，腦袋要、變得奇怪了……呼嗯嗯……」敏娜抓著男人的長長髮絲，每當觸電似的快感竄過背脊，她就忍不住用力拽緊。頭皮被拉扯的刺痛似乎煽動著男人的情慾，他舔得越發熱烈，真的像是餓極了的狗在急切地享用美食。

甜蜜又尖銳的快感不斷灼燒著神經末梢，敏娜恍惚中滋生出自己要被吃掉的錯覺。

就在這時，男人忽地將舌頭抽了出來，改而舔上她腫脹的花蒂，兩根粗硬的手指則是一口氣插進潮濕軟嫩的小穴裡，開始猛烈地抽送起來。

「呀啊……手指、手指進來了……嗯呃……哈啊……」敏娜舒爽地半眯起眼，被舌頭舔軟的蜜徑喜悅地迎接手指的進入，快樂的火花一簇

簇地在體內炸開。

男人一邊吮咬著陰蒂，一邊快速地攪弄嫣紅的嫩穴，蜜水潺潺不絕，將手指浸得濕漉漉、黏糊糊。

雙重的快樂加速小穴深處的酸意堆疊，敏娜條地弓起背，蹬直了腳尖。

「嗚噢……好深、好喜歡……嗚嗯嗯，不行了、要忍不住了……啊啊啊……去了、去了！」她嬌喘著一仰頭，花穴痙攣著達到高潮。

男人立刻抽出手指，重新將嘴貼上去，欣喜若狂地吞嚥下她潮噴出的大股春水。

「不能再舔了……咿呀，又要去了……嗯喔……啊啊啊……」在高潮的時候還被不停舔弄，敏娜舒服得受不了，節節攀升的快感讓她像被抽了骨頭般地往後軟去。

敏娜以為自己的背會落在堅硬的地板上，卻沒想到有某個緊實又充滿生命張力的東西撐住了她。

那東西非常大，冰涼又滑膩，甚至還在緩緩地蠕動著，敏娜下意識地往後摸去，摸到了一排排細密的鱗片。

那是什麼？

敏娜的心臟重重跳了一下，她驟然睜大眼，沉暗的夜色與檸檬黃的滿月猛地映入眼裡。